

# 锦年

Glorious Days

## 新概念最精英

获奖者作文范本 林风◎主编

甘世佳 马小淘 刘一寒 苏德才 徐敏霞 毛佳怡 刘卫东 麻方宁 章力程

牧人低沉的歌穿过湿漉漉的草丛，黑色的骏马脖子内闪一种奇异的光芒，

黑骏马乌黑发亮的皮毛，和肥沃的草地上长出来的嫩草一样有诱人的色泽。

牧人青色的肤色有一种健康非凡的美感。

低沉的歌声，有时候那声音流水一样倾泻在草地上，马群在安静地吃着草，

就消失在山峰的阴影里，有一种神秘而古怪的骚动的声音开始隐约传来。

像阳光下黑色的尘土块。

伴随着那些发泄的粗俗的歌声，使人久久不能平静。

语言的本质与汉语之间神秘的关系，使我无法清楚。

追逐着一种尘世清冽的音符，我以为这些音乐足够弥补我心灵，思想和知识上的残缺。

谁在我消失在城市的时候并没有复活，黑色的马群像怒吼的狂潮。

我的目光相遇的时候我已经闭上了眼睛。

街内心的绿色，我感到眩晕，痛苦。

生存世界缺乏足够的认识，充满忧虑。

上一语言就是不停地奔跑。

来的，恶浊的空气干扰着你的判断和思考，让你暴躁，跌倒而感到懊恼，失去耐心而

种种伪歌和垃圾中找到你，你依然是当初那样，给予我安慰。

你也只是一种富饶文化哺育的语文，我们都已暴露露自己的脆弱，伤痕累累。

初的你。

形式，而不能避免无知的尴尬，在这无边的草原上我只是一个失去方向感的孩子，

苦涩和辛酸，还有你的偏激和激烈，我写的文字只是让你感到痛心。

的草原，另一个是你这样的魔鬼，这样的上帝——城市，我无法诅咒你，无法拒绝你

强的抗争。

行着，一切与奇迹无关，与技巧无关，与你们的捆绑无关，我独自对抗着我的命运。

续我的原则。

朋友的认同，接近了朴素的你。

什么是蒙古语吗？蒙古语，那是一种壮烈，强烈刺激你脆弱神经

美的能力，激发你苍桑的感情，低沉而富有穿透力的异族音乐。

种不同以往的灵感，多种文化以她丰富的内涵和激烈的本质刺激着我，引诱着我。

有的文化，让我具备了迅速复愈的能力，让我偏激的心性多了一种新的发展的可能。

著名的大草原，比如鄂尔多斯大草原，还有那些如雷贯耳的腾格里沙漠。

不在教科书和研究所，而在那些嗓门粗大，底气十足的牧人的心里。

但音质纯正的无名氏的歌，是我钟爱的古歌，它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音质奇异而神秘。

语言。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主编 | 林风  
副主编 | 王长华、王长华、王长华

ISBN 978-7-305-52007-9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新概念最精英获奖者作文范本

# 锦年

主编 | 林风  
GLORIOUS DAYS

1 × 米 20 × 本开

景上移民江中 9.95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年 / 林风主编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8. 12  
(新概念最精英获奖者作文范本)  
ISBN 978-7-5382-8297-9

I. 锦… II. 林…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7400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20 千字    印张: 9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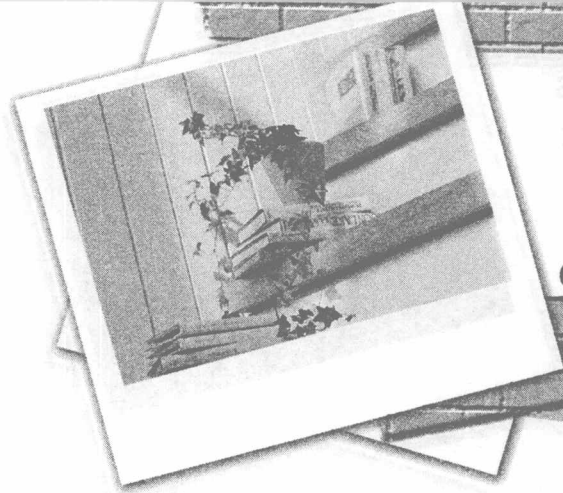
---

责任编辑: 崔 崇 徐 悦 叶北宁      特约策划: 唐 门  
责任校对: 马 慧                          特约编辑: 王 夏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版式设计: 张 明

---

ISBN 978-7-5382-8297-9

定价: 20.00 元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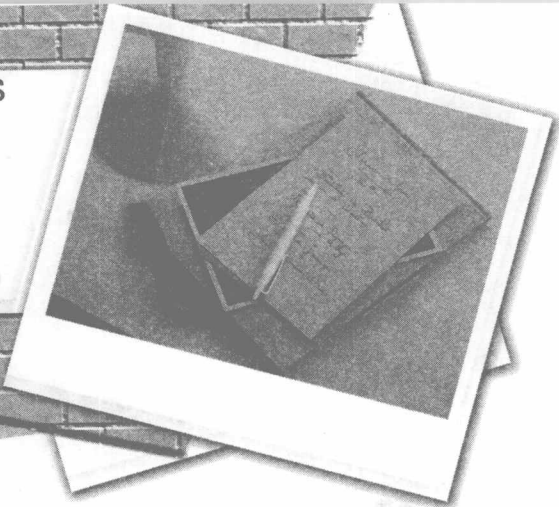
苏德	刘一寒
我是蓝色 069	夏末之末 003
我不得不写结尾了 089	爱你,可不可以不勇敢 013
王皓舒	刘卫东
褪色的城市弃我而去 097	东风破 027
悬浮 108	红豆引 041
小忽雷 117	麻宁
张政	马小海
寒假里的莫扎特 131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 051
手指上的星光 137	如一阵冷风 057
章力程	中学物语 062
迷梦 147	
我的生活在地下 154	

CONTENTS

目 录

录 目

CONTENTS



第一辑

000 末上末算 甘世佳

010 逍遥散 161

碧蚕卵 166

第二辑

030 静风凉 林静宜

040 青春祭坛 173

狮身人面十八载 193

第三辑

050 且让我忧伤 203

一梦三四年 208

丫头晚安 220

第四辑

060 第一辑

080 第二辑

第五辑

090 徐里诗选 徐里

关于拉风的一些屁话 233

在天堂的路口依旧等你 238

第六辑

100 徐敏霞诗选 徐敏霞

脆弱的联系 245

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 255

第七辑

110 霍艳诗选 霍艳

忽而今夏 263

120 第三辑

第八辑

130 第四辑

140 第五辑

我和我的思想在向着太阳生长,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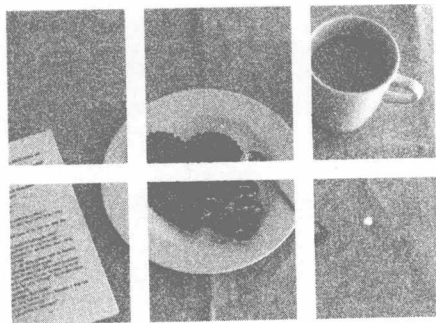
但可以肯定的是,明天的太阳总会升起,而且一定是新的。



寒一散

锦年

GLORIOUS DAYS



## 刘一寒

苹果树文学网站创始人，主编《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超越新概念》《新概念获奖作者小说精粹》等。



## 夏末之末

我叫夏末，生活在济南，一个北方的温带城市。十几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里。

这是一个充满着迷离和暧昧的城市，我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努力地探索和攫取它对我生活的作用和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熟悉它的程度如同熟悉自己的身体。我们在共同生活的漫长日子里血脉相连得如同城市里纵横交错的交通干线。所以，我了解它的性格，一个目光迷离性情暧昧的城市。

这里空气污浊，天空灰暗，潮水般的人群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不堪重负的马路、学校、写字楼甚至广场空地。各种各样的高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它们像成批的惊叹号一样震惊着对迅速变化的城市早已习惯和麻木的人们。它们在扑朔不定的霓虹灯下让你更加地迷离不已。

这是个暧昧的城市，嘈杂的噪声响彻每一角落，越来越多的模糊而陌生的面孔和你在感到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不期而遇。



## 二

许多年前,我就喜欢到护城河边去看日出。

拂晓的凉气像烟雾一样弥漫着整个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埋藏在巨大而可怕的寂静里。街上三三两两的行人哈着长长的雾气匆忙而过,他们的背影迅速地被烟雾般的凉气淹没,变得跟城市般的灰气蒙蒙和暧昧不清。

直到现在我还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在灰蒙蒙的早晨,在很少行人和没有公交车开动的路边,围着蜿蜒而宁静的护城河,一面望着河面渐渐蒸腾而出的蒸汽,一面不时地抬头望望冉冉升起的太阳。

方卫告诉我,你是个寂寞的人。只有内心寂寞的人才喜欢十年如一日地做着同一件令别人厌烦而乏味的事。而自己却兴奋不已。

我笑了笑。

你见过日出吗,你见过十年来几乎每一天的日出吗?

我见过。

我的生命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看日出的日子里度过的。

在日出的一刹那,我几乎能感受到太阳的呼吸,感受到它厚重而温柔,悠长而缠绵的从漫长乏味的黑暗长夜里苏醒的声音。这种声音让我想起曾经对我宠爱有加的母亲。想起她在夜晚明亮的灯下讲的离奇的故事和她那头温柔滑顺的长发。

我是个缺乏母爱的孩子。在我三岁那年,母亲就逝世了,车祸。

我的父亲是个工程师,他每月在家中进出的次数历历可数。

他是个性格暴躁的人。在他的眼里我是个充满了厌恶和缺陷的孩子,我的出生和存在是他生活里永远的痛。他总是习惯用一近乎杀人的凶恶眼光瞪着我,然后咬牙切齿地嚷:“滚!”



从小到大我挨了他数不清的拳脚。它们让我觉得世界的狭小和不完整，也让我学会了人生中最原始的哲学。这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来发现和行走于这个城市，我的每一次离家出走都是对城市空间和性情的一次更加彻底的探索。所以，从小时候我就和它血脉相连，互相扶持，相依为命。

父亲从不找我，一是因为他对这个城市十分陌生，住了十几年也不知道从东二环到大观园怎么走甚至坐几路车。二是他根本不屑也不值得那么做。我是他的累赘，像一只吊在他胸前又摘不下的沙袋，这让他很不舒服。

他的不舒服让我变得沉默，从小就开始沉默。像一粒幼小的种子，慢慢地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但他是个好人，单位和邻居都这么说，随和，安静，从不招惹是非。这种形象让父亲有很好的人缘。

所以，所有人都为父亲叹息，叹息他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儿子。他们乐不知彼地告诉父亲我的去处。然后微笑着说，没见过这样溺爱孩子的人。说完，歉歉不已。

父亲总是微笑称谢地把我带回家，然后悄悄地关上门，对我痛打不已。

### 三

我越来越熟悉这个城市，并开始用心灵感知着它灵魂和它的存在。

我每天都看日出，坚持不懈，风雨无阻。

我住在城市的东部。这里是我学校的所在地。我今年大四，学经济学。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朝雾迷茫中早早爬起来。推开窗子，一跃而下。推出放在窗下的自行车，匆忙地赶往护城河边。顺便告诉你，我住校，就在四号楼的一层。

早晨的二环路并不怎么清晰和明朗。路上很少车辆。我一般都会此时骑上快车道，这里的道路平坦，给人一种风一般的假象，我甚至有种要飞的感觉。

有时候，会有一辆汽车从身后呼啸而过。伴着呛人的汽油味会有一句方言迎风送出：“妈的，找死呀！”

当然，这只是很少出现的情况。从我三年来的骑车记录来看，从没发生过一次交通事故。我是个很小心的人，尽管有时很大胆。

穿过二环路进入花园路，然后是东关大街，一路南下到报社。取出报纸然后折回到解放路的护城河边。

三年来我一直做着小生意。报纸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可以满足我并不富裕的日常开支。

我的学费是妈妈的赔偿金，到我大学时已经所剩无几。

父亲什么也没给我，除了辱骂和暴打。

我已经很多年没回过家了，我几乎忘了家的存在。

所以，我要自己养活自己。

等我到达护城河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早起的老人开始晨练了。他们或慢慢悠悠地舞着太极，或站在树下吐气开声，有的则在慢跑的同时微笑着朝我点头示意。我跟他们中一些人天天相见，每次都是这样点点头微笑一下匆匆过去，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是彼此眼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太阳终于升起，闪耀着火红的光泽，像一颗不停转动的眼睛。望着它，我深深地呼一口气。

回到学校，我会按照订报的人数发下去。然后抓起个面包上课。

#### 四

暑假时，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打工。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年跟方卫一起。

方卫是去年专升本上来的女孩。跟我一样，学经济学。



她是个单纯而复杂的女孩，眼里闪着令人捉摸不定的迷离和清纯。

她本是可以回家的。

她说不回了，她想打工锻炼自己，她的家在青岛。

夏天的济南是一块烧红的铁。把四周的空气都雾化成一团团的高温蒸汽，免费给每一个来往其间的人洗着高温桑拿。

方卫说：“夏末看你的脸变成了通红通红的颜色。”

我们终于在滚滚的热浪中找到份短期的工作，它会在以后的日子里让我的脸晒得更红。我们给 M 公司发十天的传单。

M 公司做的是家电业务。它要求我们和其他的应聘者五人一组的去一个划分好的小区里投递传单，从早晨九点一直到晚上七点。

方卫气喘吁吁地跟在我的背后，我们从二环东路到工业北路一路跑到黄台电厂。工业北路的小区相当分散，所以我们分开投递。我分得比较远，在齐鲁制药的旁边。方卫近了点，就在汽修厂附近。其实，那些需要投递的楼层大多是有很长历史的筒子楼，外面像长了藓般地乌漆巴黑，里面一片片的狭小空间分割着被时代甩在后面的一个个家庭。它们如一台台老家电般超长地延长着服役期限。

方卫跑进一栋楼没有两秒就尖叫着奔了出来，她语无伦次地说：“太黑了，害怕！”语气里充满恐惧的气息。

我陪着她走进去。楼道里没有任何的照明设施，大团的黑暗迎面扑来。她抓着我的手，拼命地攥着。里面静得可怕，你甚至都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

我说：“方卫，来发传单吧。”我们把一张张的传单紧紧地塞在门前，像幽灵般地穿过一层又一层楼，最后飞快地逃了出去。

其实，我心里也有点发毛，你可知道，那座半废半用的楼里。充满着无边的黑暗，压得你喘不过起来，大量无人居住的墙壁上画满了乱七八糟的图形和文字，就

是有人住的地方也因为大量充斥的霉味让人窒息。再加上里面摇曳的灯光和吱吱呀呀的楼梯，一切那么令人毛骨悚然。

## 五

后来的几栋都不是那么可怕。但是方卫坚持和我在一起发，语气斩钉截铁，毋庸置疑。

中午的时候，方卫累得走不动了。她说她再也爬不动那些弯弯曲曲的楼梯了，边说边擦满脸满头的汗水。她的脸红通通的像个苹果。

可是，苹果红得太厉害，她昏倒了。

一定是中暑了！我飞快地把她送进附近的医院。

病好后，她更加一刻不离地抓住我的手。

以后的几天，我会一个人进入那么黑洞洞的楼层，让她站在楼下的树荫里。

十天以后，我们每人发了三百元的工资。乐得方卫像过节似的！我们决定大吃一顿。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灯光迷离中，方卫兴高采烈地嚷着，嘴里吞着半生不熟的涮羊肉。火锅也底气十足地欢快地叫着，雾气弥漫中看不清她的脸。

那次一定是醉了。方卫说那天我吻了她。

我努力地拍打脑袋，什么也记不起来。我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真和她一起喝过酒。

但，可以确认的是，她成了我女朋友。

## 六

母亲走后，父亲似乎长出一口气。他每天快乐地进进出出各种大大小小的宴



会。领回家一个又一个女人。

他们的到来通常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家里，神秘秘地做贼一样。每当我早晨醒来时，他们早已像朝露似的不见了。仿佛他们不存在于这个城市，又仿佛他们只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一眨眼，便消失得没有踪影。

我六岁那年，父亲结婚了，跟他领来的其中一个女子。

后来，我更加频繁地离家出走。

我说过我是个沉默的孩子，沉默让我产生一种本能的对陌生的排斥。我害怕见那个在我家长住不起的陌生女子。

她开始对我不错，不过，这种好就像冬天的午后的阳光，很短的时间就不见了。她终于也像父亲那样不喜欢我。不，她比父亲更不喜欢我。

我时常把她想成童话里无恶不做的巫婆，把自己想象成战胜巫术的王子。

可我不是王子，我只是这个城市的流浪者。整天地流离于这个带有温度的城市里，影只形单。

我仍喜欢在晨雾中朝圣般地去护城河边看日出。

渐渐地我已经开始长大，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离开东方，像更高更远的地方运行。

初中时，我开始住校。我很少回家，父亲也从来没来学校看过我。

高中时我跟父亲彻底决裂，他给了我母亲留下的大部分赔偿金，从此再也没出现过。

我是个幸运的人，我一直这么认为。

## 七

我曾想去另一个城市读大学。但这个想法最终没有成行，我觉地自己太过着

恋这个城市。眷恋它迷离的目光、嘈乱的声音,以及它的杂乱无章和暧昧不清。

我又开始找工作。

方卫说,工作能让一个人变得纯粹和清澈,变得坚定和沉稳。

为了她这句话我在烈日炎炎的八月中旬找到了另一份还算可以的工作,给一家保险公司做兼职业务员。

方卫回家了,她说十天后再回来。

公司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到处是鸡飞狗跳人浮于事,过多的领导层面一窝蜂似的指挥着下面的人员团团转。我被分到东路小区做上门推销,跟着一个叫于哥的胖子做。

于哥人不错,尽管带有推销员的精明却不失憨厚本色。我们配合得还算可以,很多时候我的业绩多多少少都有他的帮助。于哥说:“老弟,遇到我是你的运气。真的,你看看现在的公司,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努力地帮助新人。”我忙点头说是。下班后跟他一块去立交桥下的烧烤店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好不快活。

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第八天时我离开于哥自己跑了一张大单,乐得决定晚上撮一顿。夏日的暑气在八月下旬的济南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之势。我站在天桥上突然想起方卫说的话,工作能让一个人变得纯粹和清澈,变得坚定和沉稳。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变得坚定和沉稳,但不纯粹和清澈。

第十天的早晨,我在日出之前就盼望着方卫的到来,我甚至有点想念她了。

## 八

我没来得及去车站接她。因为于哥突然打电话说有一大单,他一个人吃不下,叫我火速支援。



等到回去时已经是暮霭沉沉，我发现方卫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校门口等我。

“夏末你怎么才来，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她说。

说着扑到我怀里，痛哭起来。

“方卫冷静点，究竟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夏末你知道吗？我爸爸死了。他离开我了，我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亲人了。”

我拍拍她的肩，紧紧地抱住她。

“方卫，以后我就是你唯一的亲人。你要学会坚强知道吗？”

她一直哭，直到在我肩头静静地睡着了。

## 九

方卫说，他的父亲其实在一月前就病危了，只是没有告诉她。

父亲就她一个女儿，母亲在她五岁那年离开了她和父亲。据说是又嫁给了一个叫边小度的人。

方卫从小就没了妈妈，从她生下来那天起。

妈妈只知道跳没完没了地舞和化没完没了的妆。

爸爸说，换个环境或许好些。于是他们把家从济南搬到了青岛。

可是，这一次落下了一件令他心碎的东西，妻子。

爸爸说，妈妈不要咱们了。卫卫，妈妈嫁给了边小度。

说着他开始落泪，泪水打湿了方卫的头发。

爸爸以后就不再落泪了，他开始咳血。

只是他告诉卫卫那是一点的伤风感冒不碍什么事。

但长大后的方卫是知道原因的。她没有落泪，只是微笑。

她说长大后我要去看看那个令爸爸伤心的城市。



可是，父亲死了。我找到了一份在报社的工作，靠着工资勉强支付房租。在方卫落下了忍了很长时间的泪。

## 十

开学后，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那时已经是夏末秋初的季节，整个城市开始像高烧病人般慢慢退热。

有一次于哥借着酒劲问我：“你能不能说说你为什么老是看日出。”我笑了笑，一头栽到桌子上。

酒醒后，我对方卫说，明天我带你去看日出。

第二天，在刚刚升起的红彤彤的太阳前，我告诉方卫心底的秘密。

你知道我为什么爱看日出吗？

不，我不是因为老是回忆自己的母亲。

我不是那种沉在回忆中不能自拔的人。所以，我不寂寞。

我是在寻找希望，知道吗，希望。

父亲几乎打碎了我所有的希望，我把那些残破的东西放在初升的太阳底下重新塑造。我需要活下去的理由，从小就是。

今天，我要告诉方卫，看到日出，就应该看到了希望。

## 十一

可是，我一直没告诉方卫的是……

我上高中后改的名字叫夏末。夏，是我妈的姓。

我父亲姓边，就叫边小度。